

# 生命中的贵人

## 龙春林

(1964~)，中央民族大学，教授；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，研究员。

去年6月下旬，我听到吴征镒先生驾鹤西归的消息时，正在沈阳参加一个国际会议。没等会议结束，我就从沈阳经北京赶赴昆明参加先生的追悼会。26日，前往殡仪馆吊唁的人很多，大家排队陆续进入灵堂，面朝先生的遗像站立在灵堂内，肃穆，庄严，沉浸在悲痛和追忆中。

在我的生命字典里，先生是不会离去的。从1986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，到2009年加盟到中央民族大学，甚至于今日和明天，我的学识、我的成长、我的事业、我的思想，似乎都受先生的影响。

我没有足够的幸运拜于先生门下，却有幸得到了先生的指点。先生是我生命里的贵人。

我在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（现为生科院）读大三的时候，找到了地理系（现为资环学院）从事植物地理学研究的杨一光教授作为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。从杨老师那里，我知道了中国植物学界的泰斗吴征镒。可惜当时先生已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，然幸得先生的得意门生李恒教授（当时为副研究员）收留，我才得以接近先生。

在确定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时，李老师去请示先生。由于此前李老师完成了《中国植物志》第十三卷第二分册（天南星科、浮萍科）的编写任务，而先生多次为该卷册把关，对其中的科学问题了如指掌。天南星科的魔芋属（*Amorphophallus*）植物由于开花与发叶的时期不重叠，标本难以保存，存在的问题比较多，于是先生建议以魔芋属作为我的研究对象，让我开展这个属的分类学、细胞学和民族植物学研究。我做开题报告的时候，先生亲临指导。他从蒟蒻的考证，到标本的查阅，以及民间的各种用途，娓娓道来。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，先生竟能说出一位采集家1939年在云南东南部获得一种魔芋标本的准确位置，而我1988年前往同一地点时采集到了那种魔芋的材料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一直钟情于天南星科尤其是魔芋属植物，至今仍兴趣不减，还安排了5名研究生做这个类群的研究工作。

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件事，是先生于1999年8月8日向朱镕基总理呈交申请信：请求国家建设生物种质资源库，把我国重要的生物种质资源保存起来。我于9月1日开始参与这项艰巨任务的前期准备工作，整整10年时间，几乎都投入到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工程之中。关于这项重大科学工程的详细建设过程，我已在2008年的纪念文章中进行了记述（[blog.sina.com.cn/longlab](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onglab)）。

种质资源库的建设和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工作，对于从事了13年民族植物学和生物多样性研究工作的我而言，是一个全新的挑战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没有心理准备，还有点不情愿，但科研处李正安处长跟我谈到“我们作为植物所的人，对于吴先生提出的建议，要积极响应和落实”时，我便答应了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设工作中。从最初的雾里看花，到后来调整和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，无怨无悔。在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中，我学习如何撰写基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初步设计、建设方案，学习与土地、电力、设计、规划、环保、园林、部队、村镇等不同部门打交道，学会协调基础工程、主体工程与消防、供水、弱电、安防、暖通、园区等之间



的关系，密切关注仪器设备的性能、型号、招标、采购和安装调试，研究种子生物学、离体保存技术，联合40多个单位1000余人员开展种质资源的收集和规范研制工作。令人欣慰的是，各项工作均顺利完成，“中国野生生物种质资源保藏体系与关键技术创新”获得2013年度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，我本人牵头完成的另一项种质资源研究成果也曾荣获2006年度云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。

由于年事已高，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10多年时间里，基本上都是足不出户。我以为先生不会再记得有我这么个小辈了，但是当时要派人前往国外最先进的种质库取经时，先生提名的人选中，第一个就是我，这让我万分感动。还有一次我要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，将与董玉琛院士（作物种质资源专家）见面，我到先生家里，先生让我给董院士带去他的新作，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工作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很远了，我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；野生植物不同于农作物，很多内在的特性还不清楚，你们年轻人，要多看、多听、多思考，把野生种质资源的工作做好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不辜负先生的重托，即使工作再苦再累，纵然受到委屈或误解，我也在所不惜。

哀乐声把我拉回了现实。告别仪式开始，我向先生的遗体鞠躬，感谢先生的指教和鼓励，感谢我生命中的贵人！愿先生在天堂里依然徜徉于万绿丛中，极命草木！

而在我的生命里，少不了天南星，忘不了种质库。

